

青少年 科普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叶叔华、郑时龄 郑重推荐

最自然、最随性的自然文学经典读本，让心灵与自然  
直接对话

(英) 格雷 著

丁荣立/译

世界科普巨匠经典译丛·第四辑

# 鸟的天堂

迄今为止介绍鸟类鸣叫声的最好书籍  
作者集**30年**野外观察鸟类资料的精华  
原生态展现**140多种**野鸟的生活  
20世纪**英国**自然文学的典范之作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青少年 科普图书馆

世界科普巨匠经典译丛·第四辑

# 鸟的天堂



(英) 格雷 著  
丁荣立 译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鸟的天堂 / (英) 格雷著; 丁荣立译. —上海: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4.4  
(世界科普巨匠经典译丛·第四辑)

ISBN 978-7-5427-5977-1

I. ①鸟… II. ①格… ②丁… III. ①鸟类—普及读物 IV. ①Q959.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9489 号

责任编辑: 李 蕾

世界科普巨匠经典译丛·第四辑

鸟的天堂

(英) 格雷 著 丁荣立 译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832 号 邮编 200070)

<http://www.pspsh.com>

---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潮运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2 印张 16 字数 192 000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427-5977-1 定价: 26.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联系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 001 / 第一章 1月：早歌
- 021 / 第二章 2月和3月：歌声渐起的时候
- 033 / 第三章 4月：鸣禽的回归
- 053 / 第四章 5月：群鸟齐鸣
- 063 / 第五章 6月和7月：歌声由多转少
- 075 / 第六章 8月和9月：夏日的消逝
- 081 / 第七章 10月、11月、12月：冬季鸟儿
- 099 / 第八章 求偶、交配和家庭生活
- 109 / 第九章 鸟巢和卵
- 133 / 第十章 快乐飞翔与快乐之声
- 143 / 第十一章 杜鹃和麻雀
- 151 / 第十二章 养鸟
- 169 / 第十三章 水禽
- 179 / 第十四章 水禽（续篇）



## 第一章 1月：早歌

鸟儿的种类繁多，生活也丰富多彩，不同的鸟儿散发着不同的魅力，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它们的羽毛光彩夺目，让人目不暇接；在海上，在陆地，在空中，我们都能看见它们的身影。有的鸟儿是某地的固定居民，有的鸟儿则年复一年地南北迁徙。

它们也有夫妻生活，谈恋爱、交配、生卵、养育雏儿。它们的卵，有白色的，也有其他颜色的，有光滑的，也有遍布花纹的。它们居住的巢也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鸟儿，巢的结构和建造巢的地点也各不相同。不过，在它们的所有特点当中，还要数它们的歌声最有魅力。

每年雨季过后，动物们就进入了发情期。不管是哺乳动物、爬行动物，还是昆虫，一到这个时候就开始叫唤，似乎是在向异性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鸟儿们却并不是只在发情期啼叫，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它们都会啼叫，而且声音非常悦耳，它们当中有很多好歌手，比如夜莺、画眉、椋鸟和黄鹂。

在动物的世界里，单从发音方面来看，鸟儿的音质当属第一，不过，这要除去人类的声音。

所以，现在就让我们先来谈谈鸟儿的“歌声”吧！

在乡下，大多数人识别鸟儿的方式，是根据其名称和体貌特征来判断，很少有人能根据声音来判断是什么鸟儿，我小时候也是如此。现在，根据模糊的记忆，我依稀还能想起大人们曾让我仔细倾听鸟儿叫声的事情。大概的情形是这样的：

那时候我应该是9岁，或者更小，因为只有这个年纪才会留在家里，不然就会被送到学校里去上课了。那应该是5月或者是6月的一天，阳光灿烂，不冷不热，树叶刚长出来没多久，到处都能听到鸟的叫声。

父亲正在书房里看书，他看见我从窗外走过就叫住了我：“树上小鸟的歌声你听见了吗？”我回答：“嗯，我听见了！”“那你以后还打不打鸟儿了？”他问道。当时我怕父亲不高兴，所以敷衍道：“知道了，我以后不打了。”只有这样回答才能让父亲满意，他才会放我走，可是我心里却颇不以为然。假如我当时有一种可以精准射击的武器，那么地上跑的动物，天上飞的鸟儿，就会成为我射击的活靶子。

那时我已经学会使用弓箭射击鸟儿了，这让我对打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政府还没有颁布禁猎条令，其实就算已经颁布了，也无法对我这个年纪的小孩形成制约。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我父亲才忽然问了我一个这样的问题。我父亲是乡下人，会干一些基本的农活，比如耕田、砍柴、犁地等等，但对于每天在他耳边唱歌的鸟儿，却不知道究竟有什么不同。

我对鸟儿的基本认知，是根据它们的外貌特征和名称来辨别的，这些也都是我从父亲那儿、园丁那儿、猎人那儿学到的。当然，我认识的那些鸟儿是最常见、最普通的，因为我不认识林莺类的鸟儿，比如对当时我经常见到的柳林莺，

我就完全不认识。但凡住在乡下的人，对“黑顶林莺”都不会陌生。不管气候多么糟糕，环境多么恶劣，我们都会看见这种鸟在争食死去的野兔。事实上，它们属于沼泽类山雀。

通常，人们很少真正去倾听鸟儿的叫声。我记得我的父母（也有可能是我的祖父母）曾经这样评价那些鸟儿的叫声：“哦，画眉和鸲的叫声真是悦耳啊！”我觉得他们只对鸟儿的叫声感兴趣，却丝毫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叫声有什么不同。这句评价极其简单，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他们不会留意画眉和鸲的叫声有什么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了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叫声：鸲的叫声柔软、顺畅，而且时间很长，当另一种声音已经停止的时候，它的声音还在我们耳边回响。

另外一种声音属于“画眉和乌鸫”。它们的叫声人们很难区分，有时我也会把两者弄混，甚至把它们当作一种鸟儿。现在想来，这种分不清种类的情况还真不少，不过这在乡下是极为平常的事。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这样的话：“柳林莺的叫声我今天还是头一次听到。”“今天早上有只燕雀一直在叫，我真想弄明白它到底叫了多少遍。”他们对这些平日里极为常见的鸟叫声极不关心，我就是在这种氛围里长大的。

从鸟儿的方方面面来说，它的叫声是最招人喜爱的，可是人们对此却不加研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答案显而易见，在鸟儿身上，值得人们细心观察的地方很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视觉总是先于听觉。

若想清晰明了地介绍鸟儿的叫声，并将它们分门别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许，最好的方法就是按照月份来介绍它们。于是，整个上半年，我的时间全都用来观察鸟儿叫声的变化了。并且，我将自己所观察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感受，一一记录了下来。

鸟儿们在经过繁育阶段后，就进入了换毛阶段。这个时期可长可短，但是

在这一时期里，它们是不会再发出任何声音的。或许，在夏天的某段时期，你总能听到有人说：“鸟儿们不叫了。”可等到夏天即将过去，或者是秋天刚刚来临的时候，鸟儿们的叫声又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耳边，这时，我们会说：“鸟儿又开始啼叫了。”所以，我猜测在这段时间内，应该有一个月是鸟儿们开始第二次发声的起始月份。

但就算这样，我仍然决定从1月份开始我的叙述，虽然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鸟叫声就已经出现了。至于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大部分人都已经习惯了日历的排列顺序；二是，若我不这么做，我会觉得忐忑不安。这就好比说，人们已经习惯了在每年的1月1日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政府却突然宣布将缴纳时间改成4月5日，那么大家一定会感到非常不安。

到12月中旬，天黑的时间开始一天比一天早，黄昏和夜晚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从1月开始，天会亮得越来越早，白天的时间则会慢慢变长。因此，在1月我们总能发现，太阳升起的时间越来越早，而落下的时间却越来越晚。另外，一年当中最冷的阶段通常也在这个月，所以，除了作为白天变长的开始，我们也会把1月当作天气变暖的开端。尽管气温的变化并不是特别明显，但人们根据科学验证而得出的结论表明，1月的这种变化是值得注意，也是应该被人们所接受的。

1月是如此神奇的一个月份，它既是一年的开端，也是漫长寒冬的结尾。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1月吧。我对1月的阐述是就其普遍性来说的，适用于每一个正常的冬季。但如果严格按照地区来分，或者是算上气候变暖对鸟儿们的影响，也许就不是这样了。令人感到矛盾的是，这样的异常情况却总有发生。

在诺森伯兰地区的东北部，有一个叫作佛劳顿的地方。那里的土地十分坚硬，



而且大多是黏土，海拔也极低，几乎与地平面持平。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一块长满了荒草的土地。一眼望去，为数不多的生命坚强地挺立在那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荒凉感。在离海岸三英里的地方，有一片空旷的草地突兀地耸立出来，形成了一条蜿蜒的脊背。草地的周围是密密麻麻的防护林，防护林里还有两个不大不小的水塘。这两个水塘的周围全是矮小的灌木丛。在我看来，这绝对是鸟儿生活的好场所，虽然它们看上去普普通通，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

在这个地区能够听到的鸟叫声，在英格兰其他适合鸟儿栖息的地方也能听到。整个1月份，这里常常是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大雪越下越大，甚至会积成厚厚的“雪被子”，有条不紊地盖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但这里的水塘却不那么容易结冰，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它们都是不结冰的，甚至有时候这里的水温还能达到4~5℃。尽管寒冬未去，万物仍在沉睡之中，生命却早就开始为自己的苏醒做早春的准备了。听，那鸟儿的歌声已经传来，清脆动人，兴奋不已。

那么，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种叫作“鸫”的鸟儿吧。这无疑是一种热爱音乐的鸟儿。从每年的8月份开始，这种鸟儿就陷入了音乐的海洋中，不断高歌，一直坚持到来年的7月份。W.H. 赫德森曾经告诉过我，这种叫作“鸫”的鸟儿，无论是雄鸟还是雌鸟，都能发出美妙的歌声。其实，这与它们的天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每到秋天，鸫都会留守在自己的领地之中，严阵以待。它们对于自己领地的执著，甚至到了不允许自己伴侣进入的地步。所以秋天一来，我们总能在它们的领地中听到此起彼伏的歌唱声。布基纳先生为了更好地研究这种鸟儿的性别，为它们戴上了爪环。“我们观察了很久，发现鸫这种鸟儿，有时候雌性鸟儿也会发出跟雄性鸟儿一样的叫声。”布基纳先生说。

这倒是与我的观察有些出入。在我的印象中，进入交配繁殖期后，雌性鸫

鸟是不会发出叫声的。通常，它们都会安静地待在巢中，专心抚育幼鸟。我曾经很认真地跟踪观察过一对鸪鸟“夫妇”，发现它们中，基本上只有其中一只鸪会长久地鸣叫。而根据我的判断，这只不断鸣叫的鸪应该是一只雄性鸪鸟。

于是，事实上的情况就变成了：在一对共同生活的鸪鸟中，其中一只会不断地鸣叫，而另外一只则会安静地待在一旁，聆听自己伴侣的声音。也有人说，事实也可能是，雄鸟和雌鸟在交替鸣叫。但是根据我的观察，这种假设是不切实际的。我们绝对不要小瞧了这种鸟儿的鸣叫能力。

那么，在春季和秋季这样的季节里，鸪的鸣叫声会不会发生变化呢？根据我的观察，是有变化的。秋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鸪的叫声听上去更加尖锐和细腻。我的一位朋友对此的理解是，这是鸪用自己的歌声在诉苦。

大概是在10月份的时候，我曾经有幸近距离地欣赏过鸪的歌声，那种声音颤动的鸣叫，倒真有些哭诉的意味。等到了春天，鸪的叫声便开始变得精神抖擞起来。这个时候，你若是有机会悄悄接近它们，细细倾听它们的歌声，便会发现，这其中增添了不少欢快的音调。

等到了4月份，人们渐渐被树林中各种各样美丽鸟儿的的声音所吸引，鸪的叫声逐渐被抛在脑后。然而我们依然能够听到一两声来自鸪的声音，但此时它们的歌声已经不那么容易辨别了，你甚至可能会认为那歌声来自黑顶林莺。

因此，我们讨论这种鸟儿在春天和秋天叫声的不同之处时，也应该结合留存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以及当时我们的心理状态。

在秋季的时候：

当

温暖的阳光渐渐散去，

寒冷的秋风缓缓袭来。

当

透彻人心的雨滴不断落下，

受尽折磨的飞虫匍匐前行。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蔚蓝天空中的太阳逐渐降低，阳光照耀大地的时间逐渐变短。这些变化是如此细微，以至于我们还没有察觉到，它就已经在生活中蔓延开来。而鸽叫声的变化，也在这天气的变化中逐渐体现出来。

4月份的天气有着让人难以置信的温暖和湿润。万物复苏，阳光和煦，我们在满怀着对黑顶林莺美妙歌声的期待时，却发现此时鸽的叫声已经发生了如此明显的变化。

这个时候我想起一个保守党的朋友曾说过的话：“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认为劳埃德·乔治先生所说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但是现在我却死心塌地跟随着他，爱戴他，这到底是因为乔治先生改变了，还是因为我们自己改变了呢？”

这段话让我联想到，现在我们所听到的鸽的叫声，与秋季听到的它的叫声的差别，到底是因为鸽发生了改变？还是作为聆听者的我们发生了变化呢？

实际上，鸽在叫声上的变化，是值得身为聆听者的我们重视的。跟我们身边所有热爱歌唱的鸟儿相比，鸽无疑是叫得最频繁的一种。几乎在一年的每一个月份，我们都能听到这种鸟儿独特的声音。当然前提是我们必须静下心来，认真去体会这散播在空气中的美好声音。当你心平气和，认真聆听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算是在安静的七、八月份，我们也依旧能够听到这种鸟儿的叫声。

尽管在初春的3月份，它永远没有办法成为最早鸣叫的鸟儿，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却是众多鸟儿中最晚停止鸣叫的，这一点连将歌唱当作生命的画眉都做不到。

说完了鸫，接下来就让我们认识一下一种叫作“鹪鹩”的鸟儿吧。鹪鹩跟鸫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深深地热爱着歌唱事业，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能够清晰地听到它们的歌唱。但跟鸫相比，我们会发现鹪鹩的叫声似乎更加嘹亮好听，响彻云霄。所以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就算是在最为安静的月份里，选择去倾听鹪鹩的歌声也是一件值得津津乐道的事。但是当我们被生活中的烦心事所束缚，当我们被生命中的尘埃蒙蔽了双眼时，可能就难以体会到鹪鹩歌声中的快乐和美好了。

7月的天气温暖而湿润，当然这种晴朗的天气说不定能够让我们产生一种美好的心情，去欣赏鸟儿的歌声。鹪鹩的歌声很特别，那是一种节奏很短的，频率很快的声调，但是持续的时间却非常长。若要形容的话，就好像是一个人在说一句富有韵律的句子，有间隔地停顿，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鹪鹩完成一次完整的鸣叫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它通常会唱完前面的几个音节或者中途就停下来，若无其事地结束这次歌唱。

这就像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学到的“讲话中断法”一样，话刚刚开头，或者说到一半就停了下来。宛如一个在社交场所如鱼得水的女人，“可是……”这样的转折词刚刚出来，便停止了说话，让人不得不浮想联翩。但是当鹪鹩的身体状况良好的时候，它会坚持鸣叫下去。鹪鹩的这种特质让我想到维多利亚皇后年轻时在一次舞会上所说的话：它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要继续唱下去。

当然，若是想要很好地欣赏鹪鹩的歌声，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它身为鸟儿的天性，以及它声音的特点。鹪鹩的声音十分洪亮清晰，我们在“只闻其声未见其身”

时，总会觉得它应该是一种身材魁梧的鸟儿。还记得初次听到鹪鹩的歌声时，我曾经用“孔武有力”、“威武雄壮”等词来形容它的歌喉。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就一直教导我，要向这种性格坚毅的鸟儿学习，学习它那种永不言弃的精神。事实上，至少在人类的眼中，它们的勤奋的确值得褒奖。你看，它们如此执著而艰难地鸣叫着，一声一声，间隔的时间极短，却又锲而不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即使时间再长，也看不出它有丝毫的困倦。

在我遥远的记忆当中，有几个碎片属于鹪鹩的叫声。

很久以前，我站在那高大挺拔的柏树下面，嘹亮美好的鸟叫声从绿色稠密的叶子中传出来，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并让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难以忘怀，也不忍忘怀。一直到了1884年3月，我终于下定决心，要看一看拥有这种美好声音的鸟儿到底长什么样子。于是我就用手中的手杖狠狠地敲击着树干，想要在那些鸟儿飞离枝丫的瞬间一睹它们的风采。

然而从树上飞出来的，是一只淡定的鹪鹩，它似乎不屑地瞟了我一眼，便向其他休息地飞去。一边飞着，一边用嘴巴发出那种人们分外熟悉的叫声。它娇小的身躯与高亢的鸣叫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幕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之中，让我至今也无法忘怀。

之后的几年里，我又一次机会见到鹪鹩。我们在伊特彻山谷里有一间休息用的茅屋。每当一周的工作结束之后，我们会离开让人厌倦的伦敦，在周六早上来到这里休假。还记得那是一个十分温暖的早晨，阳光明媚，风和日丽，大概是八点钟的时候，我刚好抵达这里，静静地站在门口欣赏这里的风景。

这里的一切让我感到自己是站在一座满是宝藏的茅屋前。茅屋的前方是一片不大的草地，在距离草地大约10米的地方，伫立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它挺拔而俊朗，站在那儿便是一道风景。我注意到一只鹪鹩突然从树上飞起，向着天空奋勇而去，一边飞翔，一边唱着欢乐的歌。它直直地飞着，从我的头顶

上空飞过，又越过茅屋的屋顶，向着远处的天空一路飞去。它鸣叫的声音就像是送给人间的祝福，不断地温暖着人的心灵。

沃兹沃斯也曾经在他的书中提到过与鹳鹳有关的画面。虽然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甚至连心境也是完全不同的，但在这个画面中，他用一段对鹳鹳歌声的描写，来让整个画面变得栩栩如生，这种充满了生命力的描写方式，真让人永生难忘。

在我的记忆中，与鹳鹳第三次相遇是最近的事情。这一次偶遇发生在我居住的绿色屋子的旁边。在这里，有一只自来熟的鹳鹳，它似乎将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毫无顾忌地从天窗里飞进飞出。但是这一次却有些不同，我发现它的声音似乎比平日里更嘹亮，而且它也停止了飞行，站在门外的树枝上面一动不动。它这么做的原因倒是可以看出来，因为在它的对面，还有另外一只鹳鹳在努力地鸣叫，我想这或许是它们之间的一场歌唱决斗吧。

于是我安静地站在一旁观察它们的战争，我发现它们的比拼似乎也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它们不会在同一时间鸣叫，当一只鸟儿在鸣叫时，另外一只则会侧耳倾听，等到它的鸣叫结束，另外一只鸟儿才会开始以鸣叫回应。现在我眼前就是这样一幅场景。住在绿色屋子里的那只鹳鹳已经与人类比较熟悉，尽管它依旧对人类怀有戒心，不会让人类过于靠近它，但是现在，它一心沉醉在和同伴的比拼中，反而忽略了人类的存在，这让我有机会慢慢靠近它。就是因为这场决斗，我在很近的地方默默地观察了它很久，我们相距也就两三英尺，甚至比这更近。

然而它们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还是像刚才一样继续着斗争。我仔细地观赏着离我较近的那只鹳鹳，这鸟儿的神情极为专注，认真地听着对方的歌声，当轮到自己歌唱的时候，它便声嘶力竭地开唱，像是要将自己所有的生命都用声音表达出来一样。

当然，这种鸟儿也并不总是这样“用生命的力量”鸣叫。等到秋天来临，寒风吹来，万物开始为过冬做准备时，鹳鹑的声音便不再能经常听到。也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人们才会听到从不知道什么方向传来的一两声低沉的鸣叫声。

沃兹沃斯曾经用这样的语言描述过这个时候鹳鹑的鸣叫声：

偶尔，能听到她在风中歌唱的声音，  
细柔的声音中，透露出无限的悲凉。

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万万预料不到，此时最动听的声音居然是鹳鹑发出来的。这歌声是如此的婉转、悦耳，使人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人们不但喜欢它们的歌声，而且还很难忘记它们的歌声。虽然世界上还有很多鸟儿的歌声比其更加优美，但是人们听到最多的，还是它们的歌声，它们给人们带来很多欢乐，这也是人们之所以将其永留脑海的原因之一。

下面，我们将要谈到的鸟儿，虽然也会歌唱，但它们的体型却更加引人注目。它们的体型非常庞大，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鸟儿，这就是樾鹑。只在特殊情况下，它才会发出饱含情感的声音。这就如同其他鸟儿一样，只在求偶的时候，才会发出愉快的声音。这样的歌声与那些传递信号的警鸣截然不同，像白腰杓鹑、山鹑和棕色猫头鹰都是如此。

在冬天刚过了一半的时候，樾鹑就已经开始鸣叫了，但我还是把它当成是从1月份开始鸣叫的。只要听到它的歌声，我就知道，春天来了。樾鹑每年都会栖息在相同的地方歌唱，在开唱之前，它会先摆好姿势，然后才开始不慌不忙地歌唱。这与之前所提及的那些鸟儿完全不同，它们往往在离开巢，或者是寻找食物时才会鸣叫。比如鹁在飞离巢时就会歌唱；而鹳鹑则在捕食时才会鸣叫。

另外，林莺类鸟儿会在夏天开始鸣叫。

当然，橐鸪选择的鸣叫地点也是很有讲究的。它会先找一个很高，但自己又能飞上去的地方，然后才摆开架势歌唱，而且它每天都会去同一地点。如果你有幸见到它正在歌唱，你会感觉到它简直就是一位神气的歌唱家。不过，我觉得它们的歌声倒更像是一句短语。说到这里，我再给大家介绍一种对鸣禽类的分类。一共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橐鸪和乌鸫为代表的鸟儿，它们通常发出橐鸪这种短语般的声音，停顿且不断反复，音调变化不大；第二种是以柳林莺为代表的鸟儿，它们的叫声更像是一个长句子，不断重复同样的鸣叫，间隔时长与鸣叫时长一样；第三种是以歌鸫为代表的鸟儿，它们的歌声似乎是在诉说着什么，声音不断变化，让你无法预料它下一句将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橐鸪的歌声在1月至2月，最能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倒不是说它们此时的歌声最美妙，实际上它们在4月发出的叫声才是最优美的，只是那时会有其他鸟儿与之相比，所以人们感觉不出来而已。1月和2月，在大多数鸟儿还未开嗓之前，它就已经先声夺人了。人们从它们的歌声中，体会到了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纯粹，什么是幸福。它们的歌声虽然不像乌鸫的歌声那么柔肠百转，但却同样能给人以感动。

1月份的一个大风天气里，乌鸫正在到处寻找避风的巢，因此无暇歌唱，这时候，橐鸪的歌声从高处清晰地传了过来，异常嘹亮。每到此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说一句：“好天气坏天气，全都在橐鸪的声音里。”根据以往的经验，大多数鸟儿们都不喜欢大风天气，而橐鸪却不以为然，完全不受这种天气的影响。

今年的风暴提前来临了，往年橐鸪停靠的那棵大树早已枯死，可是橐鸪仍然飞到了那棵树上，站在那光秃秃的树干上，昂首挺胸地唱着歌，似乎在向大



家展示它的快乐。我个人认为，我们每一年都应该满怀感激地向榭鹑致敬，因为在某一年的4月份，我曾在罗斯郡见到过一只榭鹑。它所发出的声音和以往我所听到的完全不同，而就在这一地方，我多次听到了它的叫声。

在1月份说起鸣禽类鸟儿，就不得不说大山雀。从本月开始，它就进入歌唱的队伍了，要知道，我们以前只有在春天才能听到它的歌声。大山雀的歌声虽然有点儿像拉大锯的声音，但这并不代表它的声音是一成不变的，与其他鸟儿一样，它也能发出各种声音。我当初第一次见到大山雀的时候，并不认识它们，还以为它们是棕柳莺一类的鸟儿，因为我在见到它们之前，就已经认识棕柳莺了。

在这个月份，开始鸣叫的鸟儿有很多，大山雀的歌声其实算不了什么。这种嘹亮而清脆的声音，实在无法与那些婉转的歌声相提并论。那些对大山雀有所了解的人，只要一听大山雀声音的尖锐程度，就知道它的喙是粗还是细。

与其他鸟儿相比，大山雀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捣蛋鬼。接下来我所说的故事，就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为了捕捉那些讨厌的老鼠以及其他小动物，我家的花园里设置了许多种陷阱。其中一种陷阱是用笼子做的，但凡有小动物从入口进去了，就很难从出口跑出来。有一天，我发现一只林岩鹑（我翻找了一些鸟类书籍，才确定了它的名字，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它叫“篱雀”，后来发现，林岩鹑与篱雀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鸟儿，它们的外形虽然相似，但是在习性和饮食上却截然不同。艾米丽·博若特就知道这种鸟，他不但知道它叫什么，还知道它常常为杜鹃养育后代）和一只大山雀钻进了笼子里。

据我推测，林岩鹑是误打误撞不小心钻进笼子的，而大山雀极有可能是尾随它进去的。当然了，我们也无法确定大山雀为何要尾随林岩鹑，或许真像莎士比亚说的那样，“找到了可乘之机”才走了进去。无论如何，结果实在令人咋舌。当我去检查这只笼子的时候，实在同情那只林岩鹑，它躺在笼子里，已